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方高论:南京大学人文艺术系列讲座讲稿集萃 / 康尔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7-305-04783-X

Ⅰ.八… Ⅱ.康… Ⅲ.社会科学—文集

Ⅳ.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1243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八方高论——南京大学人文艺术系列讲座讲稿集萃
主　　编 康　尔
副 主 编 法志清
责任编辑 王　伟　沈卫娟　　**编辑热线** 025-83597243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55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783-X/G·943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学术讲座与高等学府自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任何一所高校中，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一定是学术海报栏；最具有人气的场馆，一定是学术报告厅。五彩缤纷、接踵而至的科学报告与人文讲座，营造了校园里浓郁的学术氛围，为研究型大学优良育人环境的建设，增添了耀眼的光泽。

众所周知，办一次讲座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地办下去。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个以“人文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每周举办一次，风雨无阻地办了 10 年，令人惊喜，令人感慨……

为了去听这个讲座，许多学生周四晚上只吃干粮，目的在于能够早早占个座位；为了去听这个讲座，许多毕业生坚持每周返校一次，将焦虑的心灵带回母校充电加油。自从 1996 年起，南京大学的“人文艺术系列讲座”，已成功地举办了 330 多期，影响了 10 届学生。这个系列讲座，听众累计超过了 10 万人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被报界的朋友们誉之为“南大校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百年树人的伟业。在宣传发动的时候，固然需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更应提倡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将一个系列讲座，坚持不懈地办了 10 年，体现的正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与扎扎实实的作风。

在这个系列讲座中作过演讲的人士，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国外及台港澳地区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如杜维明、许靖华、弗朗西斯·福山、金庸、叶嘉莹、聂华苓、梁定邦、殷承宗、丁肇中、刘宇一等；二是国

内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如王蒙、吴敬琏、余秋雨、章开沅、杜小真、张艺谋、盛中国、俞丽拿、黄式宪、俞逊发、洛夫、赵绪成、范景中、贾樟柯、管虎、叶兆言、毕飞宇等；还有一部分是本校的名家与学者，如董健、茅家琦、张异宾、钱乘旦、王守仁、许钧、童星、周晓虹、徐小跃等。这个系列讲座的内容，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民族、艺术等众多人文学科。名家、学者的精彩讲座，开拓了南大学子的视野，陶冶了南大学子的情操，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也使得他们从名家、学者那里学到了严谨的治学方法与开阔的研究思路。

将“人文艺术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出来予以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名家、学者智慧的话语，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应该得到推广与传播，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从中获得教诲与启迪。借此机会，我要向给南京大学的同学带来精彩演讲的名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校文化艺术教育中心的两任主任与许多教师，为组织这个系列讲座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许多研究生利用课余时间将讲座录音整理成文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我也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春雨润物细无声”，“风物还需放眼量”。我希望，“人文艺术系列讲座”能够长久地办下去，并能越办越好，越办越精彩。我也希望，讲座的文稿能够成系列地付梓出版，让社会各界都能领略到人文艺术独特的魅力。

是为序。

洪银兴

2006 年 5 月 30 日

本序作者为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

目　　录

文化论坛

文学阅读与生活 …… 王　蒙　3

我选择的文化态度 …… 余秋雨　15

外星文明与时空旅行：在科学与幻想之间

——兼及有关科幻电影 …… 江晓原　31

早期高温超导体发现的历史考察 …… 刘　兵　45

治学与做人 …… 许靖华　57

古都南京：回顾历史、品味文化 …… 胡阿祥　68

南京历史变迁与城市文化传统 …… 姚亦锋　94

爱因斯坦和他的狭义相对论

——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狭义相对论创立

100周年 …… 林德宏　106

称谓的礼仪文化 …… 朱恒夫　126

科学与艺术 …… 沈致隆　138

理解与翻译

——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许　钧　165

美学新千年的现代思路

——从鲁迅的失败看新世纪美学的世纪主题 … 潘知常　181

艺术沙龙

美国当代戏剧考察散论 …… 张仲年 209
我所理解的“昆” …… 洛 地 221
艺术、文化与收藏 …… 徐纯原 232
书法文化与旅游 …… 张 捷 244
图写兴亡：细读龚贤孤柳图
——美术史形式风格历史化之解读方法演示 … 汪悦进 256
放谈交响乐 …… 康 尔 268
民族音乐之神韵 …… 张静波 281
中国流行歌曲三十年 …… 陈 任 290
认知摇滚乐 …… 葛 磊 302

社会纵横

科学改革观与构建和谐社会 …… 洪银兴 319
第六届立委选举后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 …… 崔之清 334
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 …… 周晓虹 345
关系与信任是中国社会建构的基础 …… 翟学伟 359
好莱坞成功背后的秘密 …… 张英进 367
法庭辩论中的语言艺术 …… 张晓陵 380

后 记 …… 40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化论坛

● 王蒙

文学阅读与生活



王蒙：1934 年生，河北南皮人，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文化部部长，全国第八届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第四、五届副主席，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中短篇小说集《深的湖》，散文集《德美两国纪行》，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王蒙报告文学集》、《王蒙选集》(4 卷)等。

大家好！今天我要谈到的小说创作，将是随感和漫谈式的，是文艺理论意义上的。

一、关于叙述

首先，我想从个人的体会上谈一谈小说创作的缘起。人类在有了语言之后便开始出现表达、交流、沟通的愿望。一个人在激动中讲出的片段，我们可以看做是诗歌的胚胎。一个人模仿其他人或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并加上语言和动作，就成了戏剧的胚胎。当一个人有一种倾诉的愿望，想向别人叙述一件事的经过时，我们似乎可以说他已进入了小说创作最早、最萌芽的阶段。如果我们对后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想法：作者叙述的动机是希望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当他的经验有特别之处时。如一个人经历了一场空难却幸存下来，我们可以设想别人也非常有兴趣知道空难是如何发生的，也会非常想告诉别人他的恐惧、事情的严重性和他的运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空难的幸存者已有了一半的条件去写一篇很好的小说，但这样的小说不多见，主要是因为空难的幸存者并不多。那么除了通过自己的叙述来博得别人的同情、理解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激动中加入一种病态的自言自语。也就是在特别激动的时候，不太像跟别人说话，而更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或者和一把椅子说话，或者像契诃夫描写的那样和一匹马说话，或者和一棵树、一面镜子、一只燕子说话，这种现象就开始有点病态了。其实《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贾宝玉也有这种现象，在他们激动的时候就有点自言自语了。但我又称这种现象为“病态/抗病态”，因为他把自己心中最想说的话说出来了，这本身又是对病态的一种抗拒、一种疏解。美国有个很好的小说家，他死后不久他的女儿写了一本回忆父亲一生的书，她说在她小时候心情特别不好时，她爸爸就会告诉她你去跪下做一个祈祷。做祈祷也不管用的时候，她爸爸就让她把最不愉快的事写出来。她说当她把最不愉快的事写出来时心情就会好过一点。可见，



自言自语既带有病态性质，又是对病态状况的克服。我们也可以以史铁生作例子，他的身体严重残疾，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当别人问他你为什么写作时，他的回答很奇特，他也不说是为了动员大家实现“四化”，也不说为了表现我自己，他说我为了不自杀。因为他失去了双腿的功能后，实在是太痛苦了，我想这就是叙述的力量。

下面我们再分析叙述的基础。应该说它还是来自自己的经验。经验包括自己的经历以及自己所知道的别人的经历，包括内心体验，我想也包括梦境，梦也是一个经验，而且是很奇特的经验，因为梦境已把这个人的生活经验加以组合、加以改变。我常常想起我的两个儿子，他们年龄相近，相差不大，在他们一个 5 岁一个 3 岁的时候，曾发生过一场争论：大儿子早上起来的时候说，我梦见老师带我去喝了一碗羊肉汤（当时我们在新疆），小儿子也说我梦见老师带我去喝羊肉汤。大儿子急了，就说你跟人学，这样不好，好像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可小儿子坚持说，嘿，只许你做梦不许我做梦啊？又好像侵犯了他的人权。（笑）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吧，人很珍视自己的梦境，其中也包括幻境。譬如说人喝醉酒的时候会以一种奇怪的眼光来体会生活，所以经验既包括最正常、最清醒、最明白时候的经验，也包括梦幻的、沉醉的、迷狂的，甚至是最麻木时的经验。明白了这个再看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小说有不同的调子：有告诉大家什么事的调子，有自言自语的调子，有非常清醒的观察者的调子，也有让你感觉作者已疯疯癫癫的调子。

那么下面我们再分析，可以发现叙述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所有人的叙述提供的只是一个版本，不见得是那件事本身。假设洪水中有几个人被搁浅在高地上，后来又获救了，那么这几个人对洪水的描写肯定不会一模一样，个人注意的重点、感受的重点、恐惧的重点，以及获救后兴奋的心情都不太一样了。这就是说叙述本身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叙述已把作者积累已久的经验和具体的事件过程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说叙述提供的是一种版本，而不是一个通用本。另外，对任何一件事，即使是最普通的事的叙述中也包含着技巧。同样

的事，有人会说得生动万分，非常吸引人；有些人虽然经历很不平常，非常奇特，但他的叙述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相当的一般。而且我发现，有时候越没有文化的人，他对一件事情的叙述越生动、越细致，他常常分岔、绘声绘形，对事件加以一定的描写。就是说叙述需要一定的描写，当时是什么样的天气，心情、环境、风景，或是具有什么样的风险性，这些事情仅仅叙述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从细节进行直观描述的本领。比如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有许多自己的亲属、好友向我诉说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希望我把它写成小说。例如结过两次婚，前一次遇上个坏人，后一次碰上个好人，坏人是那么坏，好人是那么好，对她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体验，但我听说后却完全不得要领，我如果把它写出来也是要被退稿，不能发表的。对她个人来说这都是切肤的体验。你碰着一个好人是如何的快乐，遇着一个坏人又是如何的痛苦，但她的叙述却完全达不到绘声绘形、绘影绘色的效果，达不到栩栩如生的效果。反过来说，要是她能叙述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没有必要让我给她写小说了。可见，叙述本身是需要技巧的。

关于叙述还有一个最普通的问题，那就是结构。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是按时间的过程按部就班地叙述，还是按吊胃口的原则一点一点地叙述？相声演员管后者叫“抖包袱”，就是把包袱一点一点地拨开，而西方的批评家就叫它“脱衣舞”。有些小说之所以成立，与它的结构是分不开的，比如推理小说。推理小说的可爱之处在于它有各种悬念和误导，可以让你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相反，推理小说在揭开重重迷雾，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之后，往往又有点站不住脚、不太合乎情理了，但由于它前面迷魂阵摆得好，也就让你很有兴趣地读下去了。当然，也还有完全另类的小说，就是表面上看完全没有任何结构，东一句西一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让读者在自己的脑子里慢慢地编出情节、过程来。所以说，结构也是有许多讲究和技巧的。

当然，我还要特别提到语言上的讲究，就是遣词造句的技巧。同样说一件事，你这么说和那么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是一个

特别重视说话的国家。同样说一件事，你这么说，领导也满意，大家听了也不伤脾胃；换一种说法，大家都跟你急了，好像你已经把自己八面树敌了。所以说，同一件事可以表达的途径极多。所谓“春秋笔法”，说得轻一点或是重一点，正面叙述的背后还有一个反面的说法，甚至是顺遂之中夹含着嘲讽，嘲讽之中包含着无奈，无奈之中又有些油滑。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练就出了多种遣词造句的变化。像曾文正公曾国藩跟太平军作战，老是失败，他手下的幕僚替他拟报告的时候，就写“臣屡败屡战”。这是一种悲壮的感觉，就是说我虽然失败了但决不服输，还要坚持打下去。如果他写“臣屡战屡败”，那就要丢脑袋了。因为你打一仗败一仗，败军之将朝廷要你何用？毛泽东也有这种语录，说革命人民的逻辑就是失败、再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但是最后直到胜利。你看这有多漂亮！这和胜利、再斗争、胜利、再斗争、最后失败，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见叙述已经成为一种技巧。

接着，我要说叙述本身有一种自我愉悦的功能。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慢慢的独立起来。比如说，我向别人诉说一件很有趣的经历，往里面又加了想象，添油加醋。说得正起劲，这时别人已经不耐烦了，但我已终止不住了，你不想听我也要说，这时你要是走了，我冲着墙也得把这故事说完。因为说到最精彩的地方，正是妙语连珠，怎么能停下来呢？可见叙述逐渐独立起来，从一种有目的的诉说变成了一种非功利的表达、一种自我愉悦的手段。为什么作者会有一种喜悦呢？原因有很多。浅近地说，一是排遣，把自己一种重要的经历说出来了。比如一个恐惧的经历，说完之后他就不觉得恐惧了，反而还有点得意——你看，这么恐惧的事件老哥我都经过了。这是一种炫耀，因为你们没有的经历我经历了，而且这不仅是经历的炫耀，也是技巧上的炫耀——你看，我把它说得多生动！他从别人认真倾听的状态、别人变化的面部表情中感到自我满足。也就是说，人在自己精神世界的营造中，可以得到一种干别的事不能得到的快乐。小说写好之后有很多快乐。譬如说，小说发表后可以得到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费，得到读者的赞美，或是成为评职称的参考，这些都是快乐。但还有一种快乐，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精神能力的一种检阅，对自己内心体验的一种梳理，对自己过去的感情、经验的一种温习。这种快乐很难说清楚，它好像可以抵抗时间、生命的流逝。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时间过程，生命总要被时间剥夺，但当你用文字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时候，它们就固定下来了，时间也凝固下来、永恒化了。曹雪芹已经死了 200 多年，但他写的林黛玉永远那么十四五岁，贾宝玉也永远那么十五六岁，薛宝钗永远那么十七八岁。没有人会说贾宝玉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岁了，而林黛玉已经是“老老祖母”了，他们的青春被曹雪芹固定下来了。叙述这种精神活动的特点就在这里，在其中你感到一种自由，这是现实生活所没有的。

二、从经验到小说

下面我谈一下从经验到小说的过程。前面讲了，小说说来说去都是来源于作者的经验，不管他的想象是如何如何奇特，都和他的经验有关。我喜欢用一句话——小说是技艺和记忆的沉淀，因为经验最后都变成了记忆。古代管小说叫“故事”，故事就是过去的事，哪怕你写未来的幻想世界，写 22 世纪，你所根据的依然是你的记忆。记忆中有许多东西都被忘却了，人会对记忆进行自动的筛选，这种筛选又有点像电脑里的垃圾箱，有些东西不是被完全删除了，而是被放在垃圾箱里了，在必要的时候，在某种情况的触发下，一些记忆又恢复了。所以说，人在不断梳理自己的记忆，使得无意义的记忆在某种情况下变得有意义，使一个很普通的记忆变得动人，使一些永远尘封了的记忆鲜活起来。我想这样一个梳理记忆、梳理经验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

同时记忆又是纷乱的。即使是一个生活内容最简单的人，他每天所做的事也不是每天一个线头、两个线头就可以说清楚的；而即使是最长篇巨制的小说也不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梳理。并且，这不仅



是梳理的过程，也是想象的过程。小说的可爱之处在于，它既以经验、记忆为基础，又不是单纯的回忆录、交代材料。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越能用少量清晰、新鲜的记忆调动出大量平时无意义的记忆，并加上想象，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面貌。这种想象的过程很有趣，因为人归根结蒂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与记忆中，但一般人的经验、记忆又是非常有限的，你是中国人就不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你是黑头发就不会天生又是红头发，你是男人就不会是女人。所以我说你是不自由的，是被固定的。但在创作中这些固定又都没有了，你可以自己设定你的主角，不受现象的限制，有许多选择和变化的可能。

再说我们的经验通常是非常平凡的，但小说可以赋予平凡的经验以新的意义，同时又可以强化这些经验，把一个小小的经验强化成重大的经验，把一个小小的不愉快强化成刻骨铭心的体验，带有强化、戏剧性和想象。经验经过这种想象的加工便成了小说。为什么我刚才说自己的一些朋友、亲戚所说的经历不可能写成功呢？这是因为这种经验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别人来说却没有那么重要。普通、零碎、细小、带有局限性的经验，需要通过想象的加工加以强化，或有意的弱化。比如在追求淡淡的调子时，便要用含蓄的口吻写一件事，你需要把一件非常残酷的故事写得不动声色，让读者在不动声色中体会惊心动魄。比如有本小说描写杀人，说刀砍下去的声音就像是厨房里砍卷心菜的声音，我不知道这种比喻的真实性如何，但作者是有意的淡化，以追求一种特殊的效果，把它含蓄化了。小说也可以把一件事浪漫化、神秘化，或把一个不能写的故事改头换面地表达出来。像《聊斋》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一本很奇特的书。中国那时候封建礼教很严，不允许男女自由接触，但这并不能阻碍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于是在蒲松龄的笔下，狐狸变成了美女，取代了爱神的角色，出现在那个时代可怜的中国小男人的书斋里。这些狐狸能够勇敢地表达爱情，给你织出一个个浪漫的梦，一个个彩色的故事。通常我们会接触到一些非常好的作家，人很老实，但就是缺少想象。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地说，他怎么就不能长一双想象的翅膀呢？他只

能在地上慢慢地走。所以我觉得从经验到小说，既是梳理的过程，也是想象的过程。这是一个辛苦经营的过程，也是一个艰苦的脑力劳动的过程。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一般而言都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环境、时代、人物，需要把时间、空间构思得非常完整。年轻的时候我曾说，小说家的工作有时跟上帝的工作一样。因为小说家也得考虑要有光、有陆地、有海、有树木、有花，要考虑小说中的人物、环境，以及小说之中的逻辑，这样才能使小说可信。即使小说中有非常荒诞的东西，比如说狐狸的故事，我们明明知道狐狸并没有这个故事，但狐狸一旦进入这个情境之后，就要按生活本身的逻辑来发展。要做到这一点，的确是一个辛苦经营的过程，就像盖房子一样，特别是在写长篇小说时。有些作家写长篇小说，会画上许多图，弄成表格，或是给人物编上号，列上详细的提纲；当然也有些作家不是靠画表，而是靠写作中的感觉，这时他的感觉已代替了逻辑的分析。譬如说，写两个人恋爱，爱不下去了，凭他的感觉他就知道下一步要写其他的人物插进来，使这两个人的爱情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所以具体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把原始、片断状的经验变得完整，变得合乎逻辑，这却是小说写作中无法绕过的一件事。当然也有些短篇小说是在激动、高投入的状态中完成的，如果可以不含贬义地使用一个词，那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在“巫婆跳大神”的状态中完成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它并不能取消作家为了创造一个完整、合乎逻辑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

也有一些想象是朝着荒诞的方向发展的。为什么荒诞，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原因：有些是为了表达生活本身的荒诞性，也有的是出于技巧的考虑。比如说，把一件事写得很荒诞，就不大会有人对号入座，然后到法院起诉你。想象的路子有很多种，你可以想象得温情，也可以想象得很戏剧化，等等。总之，小说创作又是一个想象的过程。

三、小说相对于生活的异质性

下面我谈一下小说对于生活而言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小说和生

活是不完全相同的，它是我们生活经验的一种异质。比如说，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去读一个强盗的故事，或是在和平时期读战争的故事，这都是最简单的异质。但我说的异质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小说并不像生活那样要求你做出一个紧急、明确的回答，在价值上他有较大的机动空间。比如说在生活中，一对夫妻之间有另一位男士插足，那么这个女人就要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要是这场官司打上了法庭，那么法庭就要做出判定，是同意他们离婚，还是不同意。这些选择虽然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却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但在小说中，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留下的余地却大得多，人物的结果有多种选择。打个比方，生活里有些东西是固体的，是这个就不是那个，但小说里的东西却多少变得液体和气体化了，既可以是这个，也可以是那个。就拿《红楼梦》来说，解放以后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大体上把小说中的人物分成两派，一派是贾母、贾政、王熙凤、薛宝钗、花袭人，他们是维护封建正统制度的，基本上就是“反革命”；另一派就是林黛玉、晴雯、尤三姐、柳湘莲，他们是“造反派”。这也是一条思路。但《红楼梦》的魅力不在于这种明确性，它的意义在于可以从多种角度来探讨，特别是在价值判断上不是那么逼迫人，你可以先不拘泥于价值而当作一个审美的对象。比如说林黛玉是美的，但并不代表薛宝钗同时就是不美的。我认为不存在这样非此即彼的方式，比如说梅里美的小说《卡门》，在其中卡门的热情、放肆、自由都非常吸引你，你在小说中热爱她、迷恋她都是安全的，不用担心会陷入到卡门那不可开交的感情纠葛中；可是你要是在人生中遇到卡门这个恋爱对象，那我实在不知道是该祝贺你，还是该可怜你。林黛玉也是一样，她很可爱，但从现实的观点看，娶林黛玉做妻子是一件煞费斟酌的事情。所以说小说与生活不一样，它提供了一种余地，它可以离开社会传统的价值判断，离开各种具体的功利是非，从一个自由的空间，如审美、理想的角度来思考人物。在此意义上小说是不可替代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思想极端教条的人对小说有一种厌恶。“文革”时我在新疆一个公社，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大队书记（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好），在“一打三反”时没收了一批小说，并对小说持有者语重心长地说：“兄弟，别看这些小说了，看多了思想会变坏的，会成反革命的。”对于那些绝对主义、极端主义、教条主义的人来说，小说带有一种异端色彩。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虽然她也读过一些当时认为女子不该读的书，但她还是劝导林黛玉少读那些书。所以我觉得小说能够提供异质的文本，使我们能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事物，发展自己的智力和情感，而不是人云亦云，在一个既定的套子里判断生活。这是小说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小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它才有创造性的空间。如果小说所要表现的东西都是非常明确的是非正误，那么就没有小说了。因此小说是人类实现精神自由的一种手段。

四、小说的弱点

最后，我想说小说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也具有弱点。

首先，我要强调小说是非实践的、不可操作的。当然，小说也有可操作的那一面，比如说它可以帮助人认识人生，大的政治家都是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来看待小说的。毛泽东就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史，是四大家族兴衰史；恩格斯说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得到的对当时法国经济生活的认识，比从任何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到的还多；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些都说明小说是有真实性的，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信息。我还知道刘伯承从西蒙诺夫《日日夜夜》对巷战的描写中吸取了军事实践经验，但一般来说，如果按小说的描写去具体操作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小说对爱情的描写并不能指导你获得爱情，更不用说看完了武侠小说就上峨眉山找老道去。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在 80 年代初期读完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那时他刚刚分到一个单位当领导，报到之后他就拿出乔厂长的派头，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年之后他就被赶出来了。当然这并不影响蒋子龙小说的价值，因为他的小说也不是工厂企业的改革须知。

所以说读者看小说可以获得知识、丰富情感、获得热情，这都是可以的，但要以为小说是可操作的就危险了，因为小说本身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像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弄得很多人为了失恋而自杀，但歌德不仅没有自杀，到八十多岁时还在谈恋爱，真是活得太滋润了。

第二，小说包含了许多夸张成分。生活中喜欢夸张并不一定是优点，但对小说却是必须的，否则不能给你那么强烈的印象。对于小说家的大言、夸张之辞，你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欣赏，觉得他写的真动人，但你要把作家当成圣人跟着他走，那就危险了。

第三，小说又是非常敏感的。这种敏感放在小说中是可爱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一定可爱。要是你对别人老那么敏感，别人冲你笑一下你也敏感，别人没冲你笑你也敏感，那就危险了，得做心理咨询了。（笑）

总之，小说是非常好的，它可以激活我们的想象力、感情和智慧；但小说本身又有局限性，用一句最普通的话来说，小说并不能当饭吃。

五、关于具体作家的具体看法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世界文学的最高评判，尽管它有重要的意义。我想一个中国作家应该考虑怎么样一篇作品比另一篇作品写得好，努力写出好作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张爱玲，我想她的小说非常重要，很好读，《金锁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得很好的小说。但我总觉得读她的小说不能得到满足，因为近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经历了这么多变迁，如果让我一味沉醉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如婆婆和媳妇的关系），我没法想象。

关于“十七年文学”，我觉得解放初那些表达热烈欢呼的作品，在当时是真诚的，虽然里面也有幼稚和肤浅，但它们反映了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人们的信心和愿望。像我的《青春万岁》、刘绍棠写的短小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